



率性丛书 | 第二辑

《中庸》开篇谓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

“率性”意谓“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”（朱子语）。

率性丛书中的“率性”二字即采自这里。

性情之不同，各如其面，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所长。

这套丛书，就是选出各位作者性情所长的部分。

真诚的追求

蒋孔阳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

率性丛书 第二辑

真诚的追求

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诚的追求/蒋孔阳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0. 7

(率性丛书)

ISBN 978-7-5473-0109-8

I. ①真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蒋孔阳(1923~1999)
—书信集②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①K825.4②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0691号

真诚的追求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毫米 1/32

字 数: 226千

印 张: 10.25

插 页: 3

印 数: 0,001—3,000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109-8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蒋孔阳自传(代序)

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,我出生在四川万县分水区。这里离县城约一百多里路,周围全是山,因此十分闭塞。但幸好有一条公路,新的事物也就像空气一样沿着这条公路挤了进来,镇上办起了新式的小学。我进了这个小学。小学离家还有十多里路,这样,当我七八岁的时候,就离开了父母,和哥哥一道,住宿到小学校里面。我是一个开智很晚的孩子。在小学里,既不懂得与同伴调皮游戏,也不懂得用功读书,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。到了高小毕业的那一个学期,姓杨的国文老师也是校长,出了一个纪念“九·一八”事件的题目,我不知怎么的,写得合了他的心意,他不仅在大会上朗读了我的文章,而且给我发了奖。然而,我辜负了杨校长的期望,当我考入万县私立致远初级中学的时候,我又回到了浑浑噩噩的状态。

一九三七年,卢沟桥一声炮响,四川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结束了,大量新文化新文学的书籍涌进了万县城的街头。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、郭沫若、冰心等人的作品,也第一次看到了《大众哲学》、“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”之类的书。说也奇怪,它们竟像闪电一样,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这颗浑浑噩噩而

又幼小的心。我虽然还读不懂它们，可是我却喜欢它们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同时接触到文学与社会科学，并开始和它们发生了关系。

一九三八年暑假，我初中还差半年毕业，哥哥蒋述亮从家里弄到一笔路费，就带我到当时的陪都重庆，准备投考高中。没有亲友，没有钱，这对于两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，应当说是一种冒险。我们住在鸡毛小店，每天啃几个大饼，到处报考。学校虽然大多考取了，但没有学费，进不去。拖到十月份以后，国立四川中学高中部招生，不仅不收学费，而且供给全部食宿。这对我真是一个意外的福音。但考这个学校必须要有初中的毕业文凭，可是我初中没有毕业，怎么办呢？我哥哥为了成全我，弃文投戎，把文凭让给我。这样，我就用哥哥的名字考进了国立四川中学高中部（编者按：其兄名“蒋述亮”，蒋孔阳早期曾用此名）。

在四川中学，我阅读了相当多的课外书籍。马列主义的著作，我也是这个时候开始接触的。我按期订阅了党的刊物《群众》，还参加过当时比较进步的读书会组织。但是，由于天性迟钝，只是个书呆子的料子，所以尽管政治斗争的巨浪已经汹涌澎湃地在我身边激荡，我仍然没有投身到时代的浪涛中去。我只是按照自己天真的幻想，于一九四〇年夏天，从学校所在地合川步行到成都去，然后又步行回来，往返两千里。我美其名曰社会调查，其实除了弄得一场大病之外，毫无结果可言。

一九四一年，高中毕业。由于我在中学时最喜欢读历史书，所以很想考大学的历史系。但因病一场，把考期耽误了，剩下的只有伪中央政治学校在招考，于是我就考了这所学校

的经济系。进校后,我发现我对经济毫无兴趣,因此,我很少去上课,主要是把图书馆当成课堂,任意浏览有关文史哲方面的著作。毕业后,分配到中国农民银行。对于银行的生活,我感到淡然无味,曾在《大公报》写过一篇文章,揭露它,称之为“渣滓的生活”。恰好这时,林同济先生创办上海海光图书馆,邀请我去当编译。我真是喜出望外,立刻辞掉银行的工作,来到图书馆。这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份的事。

海光图书馆的藏书,以量而论,不过两万册左右,但质甚精。它们都是林同济先生亲自从国外选购回来的文史哲方面的专著,这在国内来说,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。但可惜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已极,物价飞涨,人心惶惶,根本不可能安下心来读书。同时,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,图书馆里面的一些年轻同志,在余开祥、林同奇等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带领下,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“常春社”。这样,引起了特务的注意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初,特务逮捕了图书馆的全体成员,包括林同济先生在内。但因查不出什么,关了一个礼拜之后,也就放了。不久之后,上海得到解放。我因为刚从铁窗中出来,所以对于“解放”的意义感受特别深切。记得那天的清晨,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,跟在解放军的后面,从沪西一直步行到外白渡桥,眼看着解放军战士沿着墙边向着苏州河北岸进攻!

在高中的时候,我曾在县城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,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。大学时,我也曾偶尔在一些刊物上写过几篇文章。大学毕业后,在银行工作时,由于心情烦闷,所以写了一些诗和散文,也写了一些论文,发表在一些报刊上。其中有的是抒写一个年轻人的愤懑不平,有的则表现了一个找不到明确方向的年轻人的怨望和徘徊。现录下刚毕业时,

出川路经三峡时所写的一首《假如》，以作存念：

假如我是上帝，
我要使出神力：
把西国的山，
填入东海之底。
叫人间不再有不平，
叫地上不再有崎岖。

到了海光图书馆，我对西方的文学作品发生了兴趣，写了《红字》、《你往何处去？》等小说的书评。对维克托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我尤其耽溺甚深，爱不释手。但没有多久，我接触到巴尔扎克和果戈理的作品，就开始从梦幻般的世界走向清醒的现实。我在林同济先生的指导下，编了一本《巴尔扎克书讯》，由图书馆自己出版。解放初，为了迎合当时学习苏联的热潮，我翻译了库尼兹的《苏联文学史》，改名为《从文艺看苏联》，一九五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但因为这样，我却真的喜欢上苏联的小说了。我把当时能够看到的苏联小说，几乎全部找来看了。我还写了几篇有关苏联小说的评论文章，其中《学习苏联小说表现英雄人物的经验》一文，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份的《人民文学》上。应当说，这是我正式跨入文艺理论工作的第一步。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，我从海光图书馆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，从此开始了我的文艺理论教学工作。一九五四年，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前来北京大学讲授文艺理论课，领导上派我前去学习了一年。对于苏联专家的讲课，我感不到什么兴

趣,我觉得老是从概念到概念,太空洞了。但是,我却因此接触到了以季摩靡耶夫为首所搞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。我在这个体系的指导下,把它溶化开来,结合中国文学的一些具体实际,写成了《文学的基本知识》一书,一九五七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由于当时中国还很少有文艺理论的著作,而这本书又没有死搬苏联的教条,写得比较活,所以曾经一度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。但是,转眼之间,它又变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靶子,受到了猛烈的批评。与此同时,我还写了一本《论文学艺术的特征》,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也因为宣传形象思维,反对庸俗社会学,受到了批评。

批评以后,领导认为我不宜于再教文艺理论,因此叫我改教美学课。大约从一九六〇年起,我先开“西方美学”,后又开“美学”。一九六二年起,又有些报刊来约我写文章。一方面,我因为心有余悸;另一方面,我写文章大多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写的;因此,我写了几篇介绍西方美学家的文字。不久,商务印书馆高崧同志,来约我写一部《德国古典美学》,我接受了任务,并完成了初稿。然而,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,像我这样的人,除了写交代和检查外,又能写什么学术著作呢?

一声春雷,党中央粉碎了“四人帮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了。严寒的冬天过去,科学艺术的春天到来。在党的关怀下,我又重新走上了教学与科研的岗位。教学之余,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,我陆续完成了下列几种著作:

(1)《德国古典美学》对旧稿进行全面的修改,一九八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;

(2)《形象与典型》文艺理论方面的一个论文选集,一

九八〇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；

(3)《美和美的创造》 美学方面的一个论文选集，一九八一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；

(4)《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》 由我主编，一九八一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；

(5)《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选》（一至四集）由我主编，但具体工作全部由王继权、吕美生等同志担任，一九八一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；

(6)《近代美学史评述》 英国李斯托威尔原著，由我翻译，一九八〇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

一九八〇年九月，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怀，派我前往日本国神户大学中国学研究室讲学。一九八一年二月，又派我爱人濮之珍前来神户大学，与我一同讲学。今年九月底，任务完成，我们回到祖国。濮之珍是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后来又在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。她专门研究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学史。解放后，她一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这两方面的课程。

时间不容人，不知不觉，我已六十岁了。陶渊明说：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”“已往之不谏”，这是确确实实的了；“来者”是不是“可追”，就很难说了。但不管怎样，我将力争在有生之年，再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，做出一点一滴的贡献，却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我希望在最近五年中，能够完成《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史论稿》和《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稿》。

天下的事，常常是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我们想做这样的事，结果却做了另外的事，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

成。我之所以提出来，不过是给自己预悬一个努力的目标，以资鞭策而已。

最后，我还想谈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有的同志问我：做学问应当专攻一门，你怎么古今中外，好像都在搞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有几点想法：第一，我根本还谈不上做学问。我不过随兴之所至，半路出家，东摸一点，西摸一点，摸到哪里算哪里。因此，做学问应当专攻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我的做法，不足为训。第二，美学和文艺理论，涉及的面确实要广一些，容易古今中外，什么都涉猎一下。这大概也是使我的兴趣比较宽广一些的一个原因。第三，我们这个时代，是否可以说是一个古今中外的时代？我们做学问，应当而且必须有专攻，但是也不应当蔽于一曲，而应当把眼光打开，让古今中外的浪潮都来冲击我们。第四，我的精力和时间都极其有限，说实话，我也并没有古今中外，一齐都搞。我是有选择有重点地搞一个一个的题目，打一个又一个的歼灭战。因此，我涉及的面虽然比较广，但我从事的工作却始终单打一，始终只有一个点。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我们做学问，又怎么能够不一个问题地去研究呢？第五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历史，我非常服膺这一句话。其实，所谓“古今中外”，也无非是要有历史的观点，把每一个问题拿到历史的全过程中来研究。联系全面以研究局部，局部的意义才会格外显豁和突出。我认为这一学习和研究的方法，还是比较行之有效的。只可惜自己的年纪愈来愈大，记忆力愈来愈差，杂事也愈来愈多，因此，要把古今中外联系起来，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历史全过程的研究，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了。我只能尽我的力量，做一点算一点。

目 录

蒋孔阳自传(代序) / 1

爱的追求

.....

一九四七年书信 / 3

一九四八年书信 / 91

一九四九年书信 / 105

读书论人

.....

满怀深情忆儿时 / 127

假如我再是一个中学生 / 137

在人生选择的道路上 / 143

治学的三点理想 / 147

读书人的追求是觉醒 / 152

我爱“传记” / 159

陶渊明和酒 / 161

三言两语 / 163

谈书论人 / 166

七十随感 / 167

“从容”与“养性” / 170

平民化的自由人格

——悼念冯契先生 / 172

怀念周谷城先生 / 176

魏扎塔

——一个美丽的美国小镇 / 178

香港女儿家 / 181

憧憬和希望 / 185

美学情怀

.....

我与美学 / 189

怎样学美学 / 197

推荐八种我最喜欢的书 / 200

谈谈审美教育 / 202

让美伴随着大学生远翥高飞 / 213

旅游与自然美 / 215

改变陈旧的审美心态 / 218

杂谈审美文化 / 221

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一些探讨 / 224

美在创造中 / 231

美感的心理功能 / 244

李商隐《无题》诗二首赏析 / 268

唐诗的审美特征 / 272

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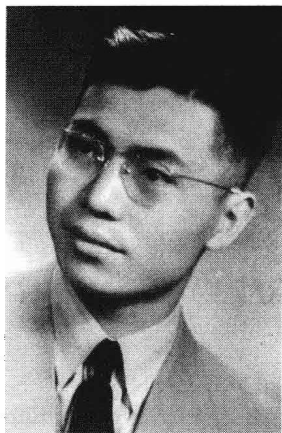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思想学习笔记之一 / 283

“形似”与“神似”

——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思想学习笔记之二 / 294

编后记 / 3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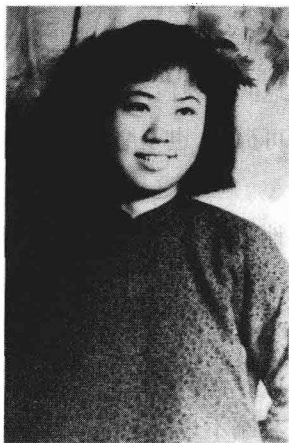
爱的追求



年轻时的蒋孔阳

一九四七年书信

年轻时的濮之珍。一九三八年，因为抗日战争，濮之珍随父兄逃难到四川，随后在四川读书，大学毕业后在重庆清华中学教书。一九四六年四、五月间，蒋孔阳与濮之珍在清华中学第一次见面。暑假期间，濮之珍和家人返回芜湖老家。六月十八日，蒋孔阳工作分配到安徽芜湖银行实习，于是两个人又见面了。一九四七年，蒋孔阳先后到淮阴、高邮、镇江的农行工作，濮之珍在南京晓明女中教书。



之珍：

大概在南京玩得太任性了，回来后感到无比的累。然而就是这累，也是甜蜜的，因为它让我更能在晕迷的当中，想到你。所以，哪怕再疲倦，下了办公后，我仍然数度握着管沉重的笔，打算和你仔细谈谈。但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我把它们都撕了。或许是怕你厌恶热的句子？或许也是你那临别时冷淡的握手，使我的灵魂永久有着寒颤似的戒心？你真是一个无定的风雨表，永久给人以希望

和痛苦！

这次我们玩得够纯洁而高贵，我想天使们见了，也会嫉妒的；然而我们的一切，也都没有达到最高度：栖霞山没有游，月亮要圆未圆……这样，或许我们的前面更摆有无限的希望。但上帝的捉弄，谁又能知道呢？我自己是命定了走魔鬼运，没有一样事情顺利的。我们对一切，也不敢有什么肯定的相信。不过，我却敢于向你保证：你引起我的兴趣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；和你认识后，另外的女孩子要引起我的兴趣，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因此，我很虔诚地向你表白纯洁的爱，希望你也不可太令我失望了。否则，我是宁可孤独，也不愿意忍受捉迷藏的痛苦的……

写到这里，我的面部起着痉挛，心坎像刀刺着一样。我迷糊地躺在藤椅上，一盏油灯青悠悠地闪着，我的思想随着缕缕地织出，而后又织成网，把自己圈住了。网的每一根线索，又慢慢地变成你的影子，于是我就在你的影子的当中做着梦。我向它们讲着祝福的话，也讲诅咒的话，但它们总只是愈来愈紧，终至使我喘不过气来了。啊，之珍，你对我岂止只有魔力，简直像上帝样地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了。我在任何人的面前，从来不屈服，不妥协，可是在你的面前，再没有力的来源，也就再没有勇气说“不”了。

我本来不大爱多说话，可是从来没有像这次离开南京后的缄默。我的嘴几乎像是封锁了。在车厢里，在船上，旁人谈笑风生，我只凄苦地凭着窗缘，看几朵云飞，听几声心房的碎裂。回到行里^①后，我更完全改变了，见了同事，只苦笑一笑，就掉过头了。昨夜一个同事请客，那种豪奢的场面，我亦只如一段呆木头，旁人问

① 注：当时蒋孔阳在淮阴银行工作。